

女人三十

张晓梅 著

花城出版社

女人三十

张晓梅 著

花城出版社

女人三十

张晓梅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乳源县印刷厂印刷

(广东乳源县环城南路)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1插页 190,000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2645-5

I·2249 定价: 13.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容提要

这是一个传奇而又曲折的故事。书中的主人公颖茹、丽萍、筱晓、邓林皆为大学的同窗好友，又同在三十岁这个人生的转折点上经历着灵魂的洗礼……颖茹从小被父抛弃、母亲改嫁，因事差点失身、叔叔为之入狱，为读书叔侄俩一度流浪街头，初恋又令她痛不欲生……心灵的创伤，使她心怀怨恨，当事业面临困境时，她不惜一切代价，结果又一次偏离了人生的轨道；丽萍才华横溢，事业上却因是个年青女性而步履维艰，当感情的煎熬、家庭的重负、挚友的遭遇不时困扰着她这颗真诚的心时，沉重的现实生活使她逐步走向了成熟；筱晓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甘愿辞职做家庭主妇，谁知丈夫喜新不厌旧，来了个婚外恋，她痛定思痛后，毅然走出了家门；邓林因一点挫折而弃学下海，当她在“海”里呛了几口“水”后，对物质与金钱的欲望开始厌倦、对独身生活的人生观产生怀疑时，岁月却毫不留情地带走了她最珍贵的青春，充当“二奶”后，情人却又堕落了……小说通过对她们生活心态的剖析，展示了三十一岁女人在家庭、事业、婚姻、婚外情、人生观等方方面面复杂而又彷徨的心理历程，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当今现实社会中必须引起关注的课题：该怎样做好女人？！

小说笔墨生动细腻，情感真实，故事曲折感人，在低沉的曲调中昂扬着一曲新时期女性“自尊、自立、自强”的赞歌。

1

谭颖茹从早上开始转了几次车，当她在暮色中终于踏进家门时，浑身的疲倦便浓浓地弥漫开来。她无力地推开家门，丈夫徐文堆满笑容地道声回来啦，便马上接过了她手中的提包。

她重重地埋在沙发里，徐文递过一条热热的毛巾。颖茹看看丈夫，看看四周，家是温暖的。

她笑了，一种难得有的柔情填满在笑容里。徐文心头一热，久别加上颖茹这笑意使他心头一阵热乎。他上前抱住她的肩，轻轻说：

“什么事这么开心？”

颖茹被徐文的话惊了一下，她抬头看看丈夫，心里明白他对她的笑有了误解，便赶忙躲开他的目光。徐文摸摸她的脸，柔柔地说：

“怎么比预定的日子晚了两天？”

颖茹心一惊，低声说：

“我饿了。”

徐文拍拍头笑了，转身走进厨房。

颖茹狼吞虎咽地吃着热热的面条，丈夫坐在身旁笑笑着看着她。其实颖茹并不饿，她怕面对丈夫的目光。

正当颖茹想着该跟徐文说些什么时，电话铃响了。她趁机把剩下的半碗面放下，抢先接了电话。

电话里只有呜呜的哭声。颖茹心一沉，说道：

“筱晓，是你吗？又出了什么事？”

电话里还是没有说话声，颖茹耐住性子等待着。

“颖茹，我……受不住了，受不住了……你刚回来吗？我天天给你打电话。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呀？”

颖茹突然心里有点冒火，但她还是压低声音说：

“筱晓，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总得拿个主意呀。你这样值吗？”

颖茹本想说干脆了结了算了，这世道谁离了谁还不是一样活。但她忍住了没说，说这样的话，对于筱晓来说，比事情本身还要残酷。多年的交往，她是了解筱晓的。

“我不知道！不知道！我受不了，我又害怕失去。我一点主意都没有了，茹茹，你教教我怎么办。”

“解铃还需系铃人。筱晓，事情都发生了，单纯苦恼没用的。听我说，好好安静下来，我累了，明天我再去找你好吗？”

放下电话，颖茹真的觉得自己累了，不是身累，是心累！她想，她还有什么资格劝解别人？

徐文这时已收拾好碗筷，他坐到颖茹身旁，拥住她问

筱晓的事还没解决吗？颖茹突然烦躁了起来，狠狠地说可不是，都两年了，我都不知道筱晓过的究竟是什么日子，那臭男人也不知是哪根筋出了毛病。徐文笑道毕竟是他们夫妻俩的事，你用不着反响得那么强烈吧？

经徐文一说，颖茹意识到自己真的似乎有点失态，便笑了。

徐文幽幽地看着颖茹不再言语。

颖茹却还没从这事回过神来，一会儿她又说男人是不是有点儿怪有点儿贱，你在乎他对他好，他就总出花样来折磨你。你放弃他瞧不起他，他又做出一副哈巴狗的样子。这种男人究竟值不值得你去重视？

徐文感觉到颖茹今日似乎有点不同寻常，又说不出不同在哪里，便淡淡地说这事真的需要你深思熟虑？颖茹一听，知道她刚才的话是有点别样。

为他？颖茹下意识地避开徐文的目光。徐文没注意到这微妙的变化：

“至少我算不上是那一类吧？”

颖茹心一热，娇柔地偎着他说：

“那倒是，算你有点良心。”

颖茹望着徐文，徐文回望着她，渐渐的两眼似包着两团火，他低下头，想捕捉住她的双唇。就在两双嘴唇要交融时，颖茹好象猛地惊醒，她轻轻地挣扎起来：

“我得洗个澡。”

徐文环住她不放。颖茹在他的脸颊轻轻地吻了一下，笑笑说：

“一身脏兮兮的，受不住了，就一阵，一阵，行吗？”

徐文无奈地放了她，冲她调皮地狠狠瞪了一眼。

颖茹走进卫生间，心还扑扑直跳。她不知道她刚才一瞬间的反应为什么那强烈，难道……泪突然扑扑地直落下来。

颖茹磨蹭了很久才从卫生间出来。徐文早已躺在床上。她的脸色有点发白，幸好灯很暗，徐文没有注意到她微妙的情绪变化。她迟疑地上了床。徐文一下子环住了她。颖茹痛苦地闭上了眼。

“茹，如果今天你还不回来不知多没意思，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颖茹心一惊，睁开了眼。她原以为徐文很快就会挨过来，那时不管心里在想着些什么，她都该好好地做回妻子，她本就该好好地做妻子。

“什么日子？”

“猜猜看？”

颖茹看着徐文抱歉地笑了下。

“你瞧你，忙起工作来，连自己的生日也记不得了。明天你就三十岁了。”

“三十岁了？我是三十岁的女人了？”

“再过几天又是我们结婚五周年的日子。”

“五周年了？”

“好好庆祝庆祝？你想怎么过？”

颖茹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流，她细细地瞧起他来。这

是一张温和的脸，里面写满了柔情和蜜意。读着它，你就好象读着一个宁静的世界，再大的烦恼与疲惫在它面前都会崩析瓦解。看着它，你就不会迷失自己，你也无法迷失自己。她忘情地紧抱住徐文，两滴泪终于忍不住从脸上跌落下来。

徐文长长地吻着她，嘴里呢喃着：

“傻瓜，我的傻瓜！是太激动了吗？”

颖茹拚命地摇头，抱得更紧。

两人都好象荡漾在一艘小船上。

窗外有月，一阵清辉照在徐文那满含笑意熟睡的脸上。

颖茹呆呆地看着徐文，心头象翻滚着的波浪。我是谁？我究竟是谁？颖茹两手抚面，泪从指间跌落下来。

2

颖茹是八点四十分来到设计一院的。一走进这座已建了好几年在这个城市依然气魄不凡一点也不落伍的办公楼，她心里就生起一股自豪感。

当年，是颖茹辛辛苦苦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才把设计方案拿了出来，也是她辛辛苦苦看着它在周围突秃而起，辛辛苦苦地拉起一帮人走到了今日的辉煌。那时颖茹拿着这座大楼的全市建筑最佳设计奖杯，笑意里包含的便是这浓浓的自豪感，从此，只要她一踏进这座大楼，这种

感觉便会自然地飘逸出来。

一路上没有遇着职员，她的脚步走得非常轻快。上了二楼，她的心突然扑通了一下。

这时，一位职员刚好从办公室出来，见着她便笑笑地说：

“谭副，回来了？李总今天刚好也来了。”

真的是他来了？他并不常来一院，难道他也如她刚才的预感一样预感到她今天一定会回来？颖茹持重地朝那职员点点头，快步朝五楼走去。走着走着，她又觉得刚才的念想着实可笑，凭什么要觉得他与她的感受是一样的？他说过什么承诺吗？他却是什么也没说过。

推开办公室的门，尽管颖茹猜想李总可能就在里面，见到他端坐在她的大班椅上，她还是有点吃惊。他是不太喜欢独自走进别人的办公室的，何况他没由来肯定她今天一定会回来。

李总笑笑地说：

“小谭，昨晚回来的？对不起，擅自闯进你的办公室了。”

“李总，言重了，我的办公室还不就是你的办公室？”话一出口，颖茹马上意识到这话的暧昧，微微红了脸，转口说，“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

李总并没注意颖茹的话和她微妙的情绪，见她有点不解地问他，便耸耸肩没有答话。

颖茹有些微的失望。

“足足走了一个月，收获一定不小吧？”

颖茹点点头。她说：

“江南的建筑风格的确是令人过眼难忘。”

“找到与我们这里的最大差别没有？”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我们这里的建筑越来越受西方建筑风格和实用的影响，民族风格越来越弱，甚至已找不到传统的東西了。”

李总轻轻地点头。他吐了口烟，烟雾在他面前成了一个细小的链环。四十几岁的人了，举止还有点象青年人，颖茹最爱看他这个样子。

李总没觉察到颖茹飘忽的思绪，只问她如何看这些事。

“其实也不能空泛地去责怪建筑设计师。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是深切地理解同行的苦衷，理解现实与建筑艺术相矛盾所带来的深深困惑。作为中国的现实是，首先得解决众人的生活空间，其次才能考虑它的艺术。我这里的职员就曾说过最怕做住房设计，说对一个建筑设计师来说这简直是酷刑，说呆板的翻版永远是对艺术的扼杀。所以每次有设计任务，他们都宁愿接十个公共场所、宾馆等设计，也不情愿做一个住房设计。当然他们的看法也未必全面。他们说归说，做起来还是非常卖力的。我倒是非常欣赏他们的个性。”

颖茹跟李总聊了很久，临走时，李总拍着颖茹的肩膀说好好干，这么年轻会有作为的。

颖茹望着李总离去的背影，心里有一丝不平静。可以说，李总与她的私人感情也不错，但他从未动过她一个指

头。今日他拍着她的肩膀，无论于公于私这无疑都是一种认可，颖茹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李总高高的个儿常透露出一种威严，而他儒雅的外表又使人产生一种莫名的亲近感。颖茹初来时也被他的气势所征服了。那时颖茹尚未成家，每次见到他她总是心跳得厉害，直到现在，颖茹还保留对他的微妙感情。她并不认为这对徐文有什么亵渎，每个人内心都会有些只属于自己的角落，只要不给别人带来伤害，那就无须去自责了。而她真正需要自责的却是她如何总在往事中兜兜转转，走不出那迷惘。颖茹原以为那一切早已成了过眼烟云，她的自制力本不该使她在红城失去方寸，事实是偏偏乱了方寸，那一刻她几乎连自己也丢失了。想起这些，想到昨晚充满柔情蜜意的徐文，颖茹又沮丧了起来。

电话铃突然响了。颖茹理了理自己的思绪才接了电话。

“谭颖茹在吗？”一个粗哑的嗓音。

“是你？！”

“茹茹，你去哪里了？总找你不着。”

“你想干什么？”

“茹茹，干嘛总对我那么凶？”

“别叫我，你没有资格叫我！”

“茹茹，我知道你是嘴里说说而已，我终究是你父亲，你不会不理我的，茹茹，是吧？”

“我没有父亲！他死了！”

“不，我们还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我知道你恨我，我

是不配做你的父亲，但如果我乞讨在你的面前，你终归不会真的不理我吧？”

“无赖！你去死吧。”

“茹茹，我真的很需要钱。”

“我没有！扔给狗也不会给你！”

“我还是你的父亲！”

“父亲？你还知道有这个概念吗？我没有父亲！”

“好好，我不跟你争了。我就在设计院楼下，要不我上去。”

“你敢！”

“我放电话了？我上去了？”

“无赖！等等！我马上下去。”

颖茹把钱丢到父亲面前，看着他满嘴流涎，双目凹陷得毫无人形，心里一阵恶心。她厌恶地冷眼看着他匍匐在地上捡钱，一股钻心的痛弥漫心胸。她吼道：

“你滚！我永远也不要见到你。”

说完，颖茹便蹬蹬地跑上办公室。

关上门，痛楚无边地在心口包围着。颖茹欲哭，双眼却没有泪。为这种人流泪，值吗？她这么想着，却仍无法减轻痛楚。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枝烟点燃，烟嘴血红地燃烧着，她吐了一口气，烟便缠缠绵绵地在半空升腾着。

心绪还是难以平息，她抓起电话：

“请找吴丽萍。”

话筒那边刚传来一声轻柔而稳重的“喂”，颖茹就急切地说：

“丽萍吗？我想见你！叫上筱晓，一会儿在富阳见。”

“颖茹？什么事非现在不可？”

“见了再说吧。”

丽萍还没来得及多说两句，电话便挂了。丽萍看看话筒就象对着颖茹一样有些无奈。

放下电话，颖茹的心情才仿佛平静了一点。

3

丽萍坐着车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时，红灯亮了。车停了下来，丽萍的心思却还在办公室。正是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如果颖茹不是话急，丽萍还真的不打算马上去。

“丽萍？丽萍！”车外好象有人喊。丽萍循声望去，一个女郎站在公路旁的书店里，似曾相识的身影又一时想不起究竟是谁。

“我！认不出来了？邓林！”丽萍一阵惊喜。这时，绿灯亮了，丽萍跟邓林打了个手势，车就开走了。

丽萍让司机去泊车，自己又拐回那个十字路口。

邓林还在店里，丽萍上前去轻轻地拍了她一下说，还真的是你？瞧你，差点还认不出来了。邓林一下子就咧开了腥红的嘴唇说想不到我们是这样子见面的，刚才坐的是公家车还是私家车？看来你非富即贵混得挺不错的。

丽萍对邓林这种调侃的语气很有点不习惯，只浅浅地

笑了笑说回来也不通知一声，做了特区人就把我们给忘了？邓林笑着没有搭话，只是拉丽萍到店里的阅读角坐下，一杯茶就端了上来。丽萍这才感觉到这书店的不同。

丽萍问在特区过得不错吧。邓林爽朗地笑道别提了，没什么劲。

丽萍笑了，她听这类话可是听得多了。每次问特区回来的人，几乎都是同一口径。虽然他们明明是作为一个名言正顺的特区人心里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但说出来的话又是那么的平淡，仿佛不屑一顾。

丽萍说我刚好要去颖茹那，不如一起去？邓林刚想说话，就听见有人喊总经理，吴厂长打电话来好象是说什么《商殇》……邓林还没听完脸色就变了几分，她一挥手就打断了那位职员的话，沉着脸起身走到店的里间去了。丽萍看见那职员惶惶恐恐的脸色有些苍白。

等邓林回来时，脸上早已溢满笑容。

这多变的邓林，跟读书时没有两样！丽萍瞅着她一笑说怎么？有商业秘密？还怕我抢了你的生意呀？邓林笑道你说哪里去了？丽萍感觉到了邓林的笑有几分尴尬，但她并没多在意。丽萍这时才把刚才不小的吃惊说了出来，她说邓林你真的是书店的总经理？邓林又是一爽朗的笑，哈哈，自封的。你自己的生意？丽萍更是奇了，追问道你什么时候打道回府的？邓林干脆地说说来话长，你看我现在想去也去不了，改天，我请你和颖茹，噢，还有筱晓吃餐饭，到时再好好聊聊。她们都好吧？

丽萍立刻想起忧郁的筱晓，她还是说都好。

离开书店时，丽萍有点慨叹：时光真是奇妙，短短的几年就可以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在学校时一向乖戾我行我素而亮丽的邓林居然成了个时髦的弄潮女，越发的光彩照人。谁能相信当年气煞学校的邓林现在不但有店铺，而且还有私家车，她那七彩飞扬的神情好象时刻提醒别人她活得比谁都好。单纯规矩的筱晓却偏偏摊上这等缠人之事，而颖茹和她……

沧海桑田，世界常于你猝不及防的时候变得叫你难以置信，人间之福祸真的无从定义。丽萍想，当年邓林如果不是冒然弃学而去，或许她未必会有今日。于邓林而言，当年的举止未必就如丽萍当年所想的是悲了。当然，丽萍没有羡慕邓林的意思，换了她她是不会走邓林这样的路的。人各有性，丽萍既不激进也不喜欢冒险的生活，她喜欢日子平平和和稳稳当当地流逝。

丽萍走进富阳酒店时，颖茹早已端坐了很久。

丽萍一边拉开凳子一边问颖茹什么事找得那么急，又说你猜猜我刚才遇到谁了？

颖茹没有抬头斟了杯茶只问筱晓呢？丽萍说她不想来。颖茹盯着丽萍的脸说又为了她那码事，值吗？颖茹说着，想起那所谓的父亲，心里又重复了一句值得吗？便彻底坦然了。

丽萍瞥了眼颖茹，一时没有说话。两人就各怀心思地喝了几口茶。

你知道我刚才遇到谁了？丽萍又说。“哦”颖茹不经意地出了声。丽萍感觉到了颖茹的淡漠，心里也失去了几

分热情。

“是谁？”颖茹依然低着头。丽萍本想说你还有感觉呀，又觉得未免有点小气，便把到嘴的话换成了邓林，想不到了吧。

邓林？哪个邓林？颖茹疑惑地问。

丽萍看见颖茹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说还有哪个邓林？不就是以前在我们隔壁宿舍的邓林吗？颖茹惊道她回来啦？那个平时被一大帮小男孩簇拥着闹了个惊天动地后来又悄无声息地离开学校的人回来了？我还以为我们今生无缘再见了呢！丽萍笑着说不是回来是回归。

什么？颖茹呆了，那份惊讶一点也不亚于当年乍一听到邓林弃学而去独闯特区时的怪相。半天颖茹才说怎么不把她一块儿抓来？丽萍答道人家正忙着，说改天请我们吃饭。嗨，别说你，连我也不太敢相信，她的日子过得滋润着呢，哈，和她一比，我们简直象落后了一个世纪，她富得这样冒油搞的究竟是什么名堂？

“想当年……”颖茹慨叹地说了几个字就没往下说了。

“你呀，这些时间好象只有说说学校的事才有些生气。”丽萍说。

“难道你就不是？”

丽萍笑而不言。颖茹叹道这些年世事变化得太大了。丽萍看看颖茹说其实筱晓的生活才真的变得太快了。两人无语。一会儿，颖茹说筱晓真的犯得着这样吗？

“我们都是女人，换了我们，感受或许都是一样